

# “花痴”丁锋如的 禅意世界

一走进丁锋如的茶室，就给我有一种日本美学的“侘寂”（指朴素又安静的事物）之感。

昏暗的茶室里，空而寂。茶水是用木炭烧出来的，红红的炭火在夏日的空调房里有种童年记忆中的温暖。坐在榻榻米上，经年的岩茶散发的茶香，伴着院落里的雨水忽然骤然倾盆的“打搅”，时光流动中，人与茶，与自然浑然一体。而这大概就是茶道和花道的禅意吧。

丁锋如是宁波小有名气的平面设计师，2013年开始接触插花后，彻底成为一名“花痴”。把正经赚钱的工作统统交给了同事，自己专职插花，师从日本花道大师川濑敏郎和上野雄次。收了500多种花器，“只要有材料，我可以从早插到晚。”



## 追求如花野的感觉

花道，字面意思是“活着的花”，是插花的艺术，讲究天、地、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。

简洁的茶室，记者首先被以水蜜桃和桃枝为材料的插花吸引了。倒垂的桃枝，一个嫣红的桃子依然在枝头，另一个竟然成为底座，毫无违和感。“这就是它自然成长的样子，很多桃枝都是倒长的。他们为了追求阳光雨露和风，顽强地长成自己的模样。在插花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呈现生命本真的样子，它依然在自然中生长，只是我把它去除了多余的枝叶，在极简中呈现一份禅意。”丁锋如说。

其实，丁锋如最初学插花的理由很简单：因为家里有一个茶室，茶室里总该有花装点，为了更好地招待朋友，就学起了插花。

丁锋如的启蒙老师是川濑敏郎先生，照着他的《一日一花》跟着插。刚开始觉得插花好像挺简单的，一个瓶子里面投一朵花进去就好了。“如果这样也能出书，那我也可以。”他当时这么想。

后来才知道，自己之前的想法特别幼稚。《一日一花》是川濑先生65岁时的作品，此前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，才做出了后来既简单又充满感染力的作品。相当于自己还没学会走，就想着要跑了。其实正像绘画创作，孩子般的稚拙才是最难呈现的境界。

## 花和人一样生而平等

丁锋如希望能够体验一遍川濑先生年轻时走过的路。可惜这个计划因为今年的疫情而停滞了。

花道就是活着的雕塑。在日本的花道中，空间的暗示以及枯枝和干枝的摆放都具有象征意义，他们希望借助展现花的死来展现生的意义。

丁锋如说，插花过程中，人与花、与花所代表的自然是浑然一体的，人通过对花的选取、修剪等，将花从自然馈赠的植物的一部分变成一件作品。整个一气呵成的过程，本身是对人心性的训练。花匠必须心无杂念。

丁锋如插花，常常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材本身，不是马上动手去剪。“我会去看它的周围，它是跟谁生活在一起的、它周边有哪些邻居、它本身的生长关系，都是我的创作源头。”他说。

根据样式和技法的不同，日本花道主要有京都的池坊、东京的小原流和草月流三大流派。草月流是迫使河原苍风在1927年创立的。尽管对日本的花道流派如数家珍，但是丁锋如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流派，在他看来，日本的花道太过于严谨和教条，他不想给自己太多的框架。花道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，他想去追寻中国的源头，追随自己的内心来插花。虽然，《中国插花史》也让他难以读下去，“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把花分成三六九等，其实，花和人一样，应该生而平等。”

丁锋如不喜欢普通花店里的花草，“因为没有个性”。他喜欢自己去寻一些来自自然的花材，近的如去东钱湖山野里。“可能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关系，我一到山上就会特别开心，就是能跑的那种。很多人跟我上山，他们都不太跟不上我。基本上什么花，大概什么时间开在哪个位置，我都知道。像这个季节，主要就是荷花、琼花、葫蘆花、美人蕉……”

## 空间的名字叫“瞬”

丁锋如现在的工作空间叫“瞬”。来自他收藏的一块匾，是日本的一个出家僧人写的，有几百年的历史。

“瞬”是短暂的，刹那的，如樱花短暂绚丽的绽放。丁锋如深谙其中。他认为，花从我们剪下来插到瓶子里面，能养一天也好，两天也好，都是一瞬。人也一样，我们能活80岁，觉得挺长的，但其实也是一瞬。

为了让“瞬”产生虚实艺术效果，他在匾的下方放了一个装满水的白色大盘子，用射灯打到水面上，再折射到匾上。水动起来时，匾上面就会形成水波的纹路。

其实，“瞬”又何尝不是一种永恒呢？

能拥有今天这个工作室，也是因为一“瞬”的意外。从2017年开始，丁锋如每年都会邀请日本花道家上野雄次来中国上课，他是丁锋如插花道路上最重要的老师。之前地点一直是在天童寺里，2019年正好遇到泥石流，把寺院淹掉了一部分。

当时，距离开课其实没多久了，为了救场，丁锋如花了18天时间，改造了办公室一楼的车库，“时间紧任务重，我每天躺在工地的沙发上，盯着工人。哪边不对了，就马上跑过去现场整改。”

这个叫做“瞬”的空间，就这样成了丁锋如插花和陈列花器的地方，有时也上课，并从此“迷恋”其中。“现在正经赚钱的活都交给同事了，我就专职插花，其他的业余爱好也不敢有，担心分散精力。”

## 插花让残缺美完整起来

丁锋如如今基本上能做到一日一花，并为此收集了五六百个花瓶。他比较喜欢陶土类的器皿，觉得更古朴、朴素，甚至也喜欢残缺的器皿，他收藏的其中一件是跟匣钵连在一起的破瓷器。千年的时光一直埋在地底下，如今被人从窑子里重新挖掘出来了，通过插花，让残缺美成为一份极致的美。

“当年千利休（日本一代茶艺宗匠）把花插好后，怎么都觉得不完美，然后他把完整的瓶子的双耳一侧敲掉了，忽然让人发现了异样的残缺美。”

花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阐述，瓷器是包容一切的大地，作为载体去承载花道的精神。因为瓷器材质是由泥土而生，故而能传达出大地的朴实和包容感。花、枝、叶是自然，是天赋之灵，代表天；而人将自然之花叶与手作之瓷器完美结合，创造出禅意之境，人也在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内心平静。

“我儿子都知道我喜欢花瓶，一次我生日前，他问我，爸爸，买一个瓷瓶需要多少钱？”丁锋如幸福地说，他带儿子和女儿去外面散步，孩子们看到一朵花、一片叶、一个枝丫，觉得好看都会送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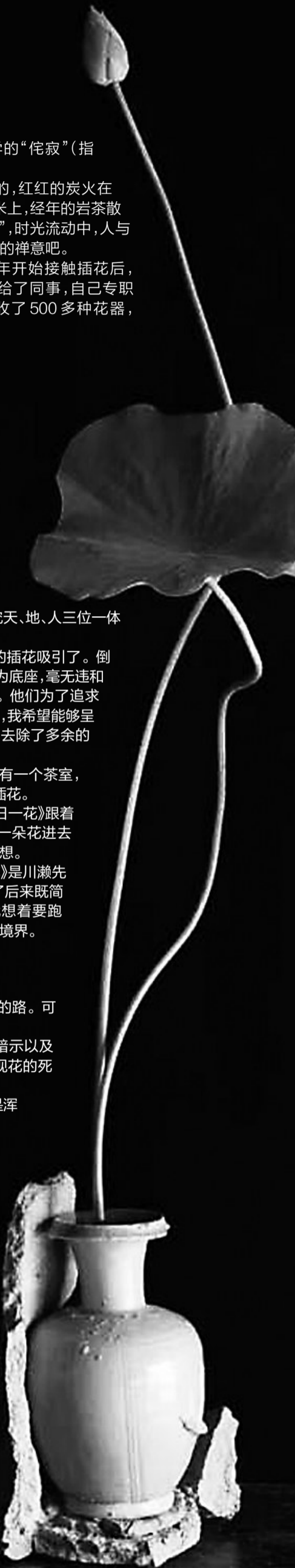
从最初一年有照片记录的插花有70个，后来慢慢多起来，有100多、200多，去年大概有接近400个。每次创作作品后他都会请朋友用影像记录下来，并在每年集成册。他说其实没有所谓的“坚持”，只是喜欢，你看小朋友一天能吃两个冰淇淋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
丁锋如收藏的最贵的一个铜瓶子，当时是5万多元，他还追了主人两年多，才得到这个器皿。因为喜欢这份岁月的痕迹。

还有一件其实是年纪特别老的，是秦汉时期的一个麻布纹的罐子。当时烧的时候，底下部分就炸裂了。在插花的时候，他反而会把这个裂缝作为瓶子的亮点来作展示。

“卖给我破瓶子的人刚开始会觉得很奇怪，就说你买这些破罐子干什么用，价格都还蛮便宜的。但是当你拿回来插完花，他们看到了我的朋友圈以后，下次价格会比上一次要贵一些。”丁锋如无奈地笑笑。

他说自己将和日本专门的花器“备前烧”合作，创作一组花道作品。花器本身是有生命的，而花道就是一种修行。 记者 陈晓旻 被采访者供图



丁锋如与他的花道作品